

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发飙事件考

赵玉琦

(北方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144)

[摘要]蒋介石日记披露九一八事变后,蒋介石曾经在党员大会上发飙,发飙事件牵连到国民党要人,但蒋氏对此一笔带过,令人欲索无由。关于发飙事件始末,除了蒋介石日记外,《黄侃日记》也用隐语对此进行了记载,两相比照,约略能够窥知当时整个事件过程。

[关键词]蒋介石 发飙 《黄侃日记》

[中图分类号]K26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0457-6241(2012)14-0038-02

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,其内心深处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挣扎,这是史学界一直关心的问题。大敌当前,内政不稳,党内派系林立,蒋介石面临的棘手局面前所未有。在战和不战,主动战与被动战之间,蒋介石必须作出选择。心理学表明,人在心理持续高压下很容易情绪失控,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会因小事大发雷霆之火。蒋介石就有过这样的“走火”局面。

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着蒋介石、蒋经国二人的部分日记。2005年2月16日,该所曾经将两人的部分日记进行展出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研究员曾经撰文予以介绍。根据介绍的日记,我们知道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三天,即9月21日始回到南京,并于当天下午召开会议确定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针。第二天(9月22日)上午,蒋介石参加党员大会,就在这次大会上,蒋介石怒火中烧,几近失态。详情见于当天的日记:

1931年9月22日

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

星期二 晴 七十度

雪耻 人定胜天 立志养气 立品修行

上午到市党员大会,余讲至“国存与存,国亡与亡”之句,有一人认为“言过其实”一语。余心为之碎。由此可知,人心已死,国亡无日。哀痛之至,抛碎茶杯,撕破倭本,不觉失态。余复言: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。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,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,决非夸词耳。乃益悲愤,因知

【收稿日期】2012-05-13

爱国者多,而亡国者少,国事犹可为也。

下午请稚晖、季陶,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,要胡、汪合作,余交出政权之意。

悲戚痛楚,欲哭无泪,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。^[1]

这次发飙对其本人情绪所产生的影响确实不可小觑,他甚至动了交出政权给胡汉民、汪精卫的念头。我们知道,在这一年的2月,因政见不合,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的汤山,而发飙这件事之后的10月,蒋介石正式结束对胡汉民的软禁。汪精卫也在这件事过后的翌年1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,并担任行政院长要职,正式实现所谓的宁粤合流。如果从时间脉络角度看,不排除这些任命和新政局的出现都和这次蒋氏发飙事件有关。

那么这次蒋介石发飙的情形到底如何?“悲戚痛楚,欲哭无泪,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”。蒋介石为何如此沮丧?现代学人黄侃在其日记中竟然隐晦地透露了当日情形。《黄侃日记》的记载如下:

民国二十年九月廿三号 礼拜三。晴。

小石、旭初来午饭。食蟹,谈及昨养东劲批其党员直言者之颊(言曰:言过其实。止此四字),代仙先又勒其人当众跪于魂质仙遗像之前,以摧辱之。噫!时事尚可问乎?夜,与田言今日之事,先务者三:

一、集全国人之力以救国,而限于一部类。如军人或某学会或某反日会。

二、国人自问己所为足以致亡者,皆宜反省;重者,宜自杀以谢天下。

三、直接致亡、间接致亡及临难苟免,及事后

卸责,皆应由国人诛之。如辽东官吏、军人。

呜呼!六载以来,民气尽矣。以阻系颈,衔枚于口,始刺其肤,不能呼!刺肤次骨,不能呼!刺刃于腹,不能呼!剖心剜肝,亦不能呼矣!痛夫!^{[2] (p.741)}

这则日记记载了1931年9月23日,黄侃的老朋友胡小石和汪东(字旭初)在黄侃家午饭时聊天透露的国民党高层斗争内幕,与蒋介石发飙事件仅一天之隔。汪东曾追随孙中山,也是国民党元老,时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,和国民党上层往来密切。胡小石是当时金陵大学的教授兼国文系主任。由于黄侃在日记中使用了隐晦的手法,以至于初读起来不知所云。实际上,黄侃记载的就是当天蒋介石发飙一事。

日记当中谈到的几个人物名字,黄侃用音韵学同韵相协的手法进行了处理,按照《广韵》音系,“蒋”属于养韵,“中”属于东韵,“正”属于劲韵。“养东劲”就是蒋中正^①;“戴”属于代韵,“传”属于仙韵,“贤”也属于仙韵,“代仙先”就是戴传贤,也就是时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(字传贤);“孙”属于魂韵,“逸”属于质韵,“仙”属于仙韵,“魂质仙”就是孙逸仙(孙中山的字)。日记披露:当时蒋介石打了党部某人的耳光,戴季陶又把其人拖到孙中山遗像前辱骂。

结合蒋介石日记、黄侃日记,我们约略能够知道当天发生的闹剧。9月22日上午,蒋介石到南京市国民党大会上发表讲话,当他表态自己将“与国存亡”之时,有党员现场讥讽他是“言过其实”,蒋介石大怒,出手打了其人耳光,争辩说自己在济南惨案时曾经出生入死,与倭寇周旋。其后蒋氏党羽戴季陶还把此人拉到孙中山遗像前推打辱骂。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,下午,他又约出吴稚晖(字稚晖)、戴季陶等自己器重的党国要人,一再申诉自己的抱负和感想。

我们分析,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震怒,又一再地表白自己“与国存亡”的决心,其实恰恰表露出了

蒋介石内心深处的彷徨,他非常清楚这一战对自己的政权意味着什么,对这个国家又意味着什么。时局已经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,他非战不可,别无退路。蒋介石内心若无挣扎,无须如此一而再地表态,更用不着失态到摔碎茶杯。蒋介石约吴稚晖、戴季陶谈话,无非想驱散同僚对其战与不战的猜测疑惑,表明自己坚定地和大家站在一起。因为在蒋介石会上说出其“言过其实”的人绝非孤立的个体声音,他代表着党内对其不抵抗政策的批判势力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蒋介石的发飙,有恼羞成怒的成分,而这一次发飙事件,也彻底地粉碎了其尚存犹疑的主战决心,把蒋介石逼到了主战的前沿,他必须为主战表态。

黄侃在日记当中认为大敌当前却发生这样的闹剧,实在让人痛心。他认为抗日不是某一个党派的事,必须调动全国人民,国民党此时不应以政见不合贻误救国大事。实际上,黄侃在日记中已经很明确地批评了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。黄侃认为每个人、每个团体都应该深刻反省何以招来亡国之厄?他进而指出,国势之所以岌岌可危,主要在于国人被摧残惯了,民间声音得不到申诉,一再地压制,一再地欺罔,愚民造成民愚,民愚成就内忧,内忧引来外患,这就是黄侃说的“民气尽矣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玉琦,男,1978年生,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。

【责任编辑】李婷轩

参考文献:

- [1]曾景忠.蒋介石日记三则介绍[J].近代中国与文物,2006(2).
[2]黄侃.黄侃日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
① 在《黄侃日记》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廿一日的日记中,还记载了蒋介石遇刺一事,也是用“养东劲”代蒋介石。见《黄侃日记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561页。

On the Chiang kai-shek Crazy Incident after "Sep.18th" Incident

Abstract: Chiang Kai-Shek diary disclosed that after "Sep. 18th" Incident, he once acted crazy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party members. Besides the Chiang Kai-Shek diary, Huang-kan Diary also recorded it all using the enigmatic language. We can know the incident by them.

Key Words: Chiang Kai-Shek, Act Crazy, Huang-kan Diary